

0比7失利，國足下一步怎麼辦？

9月5日，沒有包機，全員經濟艙出行的國足，再次踏上衝擊世界盃之路。在首戰客場對陣日本男足的比賽中，最終以0比7敗北，無緣取得積分和進球。這場也是中國男足歷史對陣日本男足的最大分差。

過往對陣國足，日本男足取得1至2球領先往往「點到為止」，但這次由于世界盃預選賽與中日同組的還有傳統強隊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為多取得淨勝球建立優勢，日本隊沒有「手軟」。

此役失利的結果是中國球迷賽前完全能預料到的，國足本身實力有限，上一階段的比賽中若不是憑借對陣泰國的戰績優勢僥倖過關，甚至都沒有與日本男足同場競技的機會。

在廣大球迷看來，身處「死亡之組」的國足是沒有任何可能入圍美加墨世界盃的。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利，總還是可以獲得些許收穫。

日本隊常規「出拳」

國足就「倒下了」

在中日賽前，日本隊是更謹慎的一方。雖然在晉級18強賽的歷程中，日本取得全勝，但日本男足主教練森保一仍在賽前表示，日本隊內海外效力的球員歸隊時間較晚，全隊合練時間只有3天，所以一切需要謹慎小心行事，不可鬆懈大意。

日本媒體則認為，在上屆預選賽的比賽中，中國男足曾以蔣光太為核心組建防守陣容，日本隊進攻效率並不理想。本屆預選賽，蔣光太將更加成熟，中國男足歸化球員阿蘭和費南多或將考驗日本男足的防守。

雖然日本方面傳出相對「客氣」的表態，國足賽前也表態將眾志成城的防守「進行到底」，國足主帥伊萬科維奇在上屆預選賽曾率領阿曼隊擊敗日本隊可以給到一些「心理暗示」，但巨大的實力差距令人無論如何不敢相信「爆冷」的好事會出現在國足身上。

「輸3球以內算贏，輸3球算平」，是中國球迷較為統一的觀點。

前國腳范志毅賽前表示：「日本隊對於比賽的掌控感，從內心講我都不知道怎麼去給中國隊鼓勁。打防守反擊，我們的點在哪裡？我們想壓出去，我們的優勢在哪裡？我都談不上。」

縱觀全場，國足在日本隊身上取得積分和進球，的確是一種「奢望」。日本甚至沒有怎麼出汗，進攻僅僅是依靠常規的出拳路數，國足就已經「倒下了」。



開賽15分鐘，國足率先丟球，門前幾乎「不設防」讓日本隊頭球破門，上半場補時階段，日本隊又從容頂進頭球。下半場，日本隊又兩次在國足禁區內游刃有餘地從容起腳得分。

全場比賽，皮球從始至終幾乎全在日本隊腳下，中國隊半場僅進入日本隊禁區一次……當蔣光太將球碰入自家大門，比分變成5比0後，國足似乎已經接受了這一切，直至比分變成6比0，再到7比0。

這場比賽後，中國男足自1998年2比0勝日本的26年中，和對手戰績為15戰9負6平，未嘗一勝。

下一個武磊在哪？

對比中國、日本兩國男足，德國《轉會市場》統計，平均年齡28.9歲的中國男足總身價為1102.5萬歐元，平均年齡26.8歲的日本男足總身價高達2.76億歐元。

中國男足全隊27人的身價總和不及日本

旅歐球員久保建英1人。轉會身價證明，日本球員的實力在國際舞台上獲得高度認可，而中國運動員則是缺乏國際競爭力。

不少足球業內人士和球迷都認為，日本隊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實現，國家隊首發球員全來自歐洲五大聯賽，但中國男足尚未找到下一個有實力留洋的「武磊」在哪裡。

「當年，李惠堂帶領中國隊在遠東運動會上5比0大勝日本隊，到了1987年，（中國隊）還以2比0擊敗過日本，直到1992年輸給對方。我們曾在80年的時間裡領先于日本，只是輸在了這30年。」宋凱在出任新一屆中國足球協主席後，曾公開對比過中日足球的發展軌跡。

「我們不比日韓策，他們能做到的，我們也應該能做好。但我們首先要解決認知問題，搞清楚我們比日韓到底差在哪裡、向哪個方向努力，然後一步步向前走。」宋凱說。

宋凱口中的這30年，恰恰是中日足球相繼職業化改革的30年。日本只比中國早兩年，但兩國足球的發展卻有天壤之別。

職業足球本就是工業時代的產物，在市場上的運營，其外延遠遠超出了體育的範疇，需要與社會的方方面面接軌。日本足球的「工業體系」30年來始終吸引廣大「足球小將」投身足球領域，與校園足球良好銜接，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從本土發跡，又源源不斷地進入歐洲俱樂部深造，形成了今天領先亞洲的局面。

相比起日本足球職業化改革整體順利進行，中國足球這30年，始終與職業足球「不相兼容」，競技水平倒退，經營無法形成盈利，不斷消磨機遇和人才，形成惡性循環。

3年前負于日本男足後，準備回到西班牙人隊參加西甲聯賽的武磊曾發出感慨：「在機場，幾乎一整支日本國家隊的球員都準備返回歐洲各自的俱樂部，而咱們這邊只有我一個。」

中日賽前新聞發佈會上，武磊再次提出美好的設想：「日本隊有許多在歐洲聯賽效力的球員，希望未來中國的球員也能如此。」

中國足球，已開始拜師日本？

「踏上取經路，比抵達靈山更重要。」最近爆火的遊戲《黑神話：悟空》中「金句」，同樣適用於中國足球。

過往，中國足球沒少向諸多足球發達國家取經，無論是聘請外教，還是學習管理經驗，總因為學習方向不明，風格路線設計欠缺，無法沿襲發展，致使中國足球至今都找不到明確風格，沒有實質進步。

今年初，中國足球協低調任命了兩名日本教練上村健一和浮嶋敏分別出任中國U16、U15國家男子足球隊主教練，被認為是中國足球佈局青訓，著眼未來的務實舉措。

上村健一和浮嶋敏均有日本足球職業球員經歷，退役後常年深耕青少年足球領域。上任至今，二人也分別對媒體進行過公開的表達。

兩位教練均指出，中國足球的問題表面上在足球，根子上又不在足球上。

上村健一認為，家長、老師、教練等大人替孩子包辦了太多事情，中國青訓教練在訓練中對孩子干涉太多，「很多中國球員都習慣在場上等待教練給予指令，不會根據比賽情況做出判斷，只是等待」。

浮嶋敏則通過中國U15選拔隊集訓時，講了自己的觀察：「我觀察到有些隊員在過人成功或者失誤時，會經常看向教練席。他們當時可能在想：教練會怎麼看我（失誤丟球）」

看到球員有這樣的反應，浮嶋敏基本能夠判斷這批球員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二位教練有一個觀點頗為一致：足球即育人。浮嶋敏認為：「青訓教練最重要的使

命是育人，即通過足球去教球員如何做人。在青訓階段，教練要給予球員失敗的機會。如果剝奪球員失敗的機會，球員就會變成機械地執行命令的『機器人』。」

上村健一也認為：「任何事情都需要孩子去經歷，自己考慮，作出決定，自己去行動，並接受結果，不管成功還是失敗。讓孩子經歷一些事情，總結經驗，對他們成長很重要。教練員的重要性只是在于創造這樣的環境。」

但事實上，中國足球長期以來受「出線足球」「成績足球」「功利足球」的束縛，中國球員青少年時期即在缺乏創造力、畏手畏腳的環境中踢球。國足比賽中，大量傳「安全球」，生怕失誤的場景即是一種「投射」，想要改變或許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只是，國足大比分輸球，日本教練給的建議和忠告，真的不能帶來一些觸動嗎？

0比7不敵日本，

國足創多項慘敗紀錄

北京時間9月5日，國際足聯2026年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18強賽（以下簡稱「18強賽」）首場比賽，國足客場迎戰日本。

上半場，日本隊通過遠藤航和三笥薫的頭球取得領先，下半場比賽，南野拓實連進兩球，伊東純也、前田大然和久保建英先後完成破門，最終國足0比7不敵日本隊。

0比7輸球後，國足也創造多項慘敗紀錄：對日本最大比分失利；世預賽單場最多丟球；世預賽最大比分失利。這是國足隊史正賽的最大比分失利，此前最大比分失利來自2012年與巴西隊的友誼賽，當時國足0比8不敵巴西。

本場比賽，伊萬科維奇如預期般排出4-4-2平行中場體系，門將王大雷，四後衛楊澤翔、蔣光太、朱辰杰、劉洋，這五名球員和136強賽收官戰韓國完全一樣，四名中場謝文能、蔣聖龍、李源一、徐皓陽，相比中韓大戰就是解禁復出的李源一取代王上源，而中韓大戰因小傷替補的武磊和張玉寧本場比賽回到首發，取代了費南多和拜合拉木，伊萬就對中韓大戰首發做了三處調整，由此可見對於那場比賽是非常滿意的。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賓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雪琴 編譯

1963年許寰哥家族分家，「具體時期我記不得了，」佩特叔叔說，「但我記得比利阿基諾把菲律賓商業銀行股份與蒙奇在TDC的股份交換了一下。我記得這些，於是我告訴我爸爸。這些是很具體的事情，需要有人去打理。如果我們沒有意願去重振商業銀行的話，為什麼還要繼續持有菲律賓商業銀行的股份？我們那時已經重新組建了自己的銀行。」

後來，拉蒙許寰哥用路易斯塔農場的股份與我們交換了商業銀行的股份，商業銀行股份就被蒙奇與丹丁許寰哥平分了。

在農場過渡時期，外祖父僱傭了一個專業公司菲律賓菲瑪公司來打理農場，該公司的負責人是菲樂蒙羅德里古茲。菲瑪公司的管理團隊駐紮在農場。這時，除了兩個西班牙經理留任外，其他的西班牙人經理全部離職。

外祖父深知在新的管理制度下，路易斯塔農場的安全與秩序不會輕易得到改善，他最關心的是安全與人事方面的問題。在接管農場之前，何塞荷拉多上校就與尼諾阿基諾開了幾次會，他們提醒大家要防備可能發生的事故，特別是虎克游擊隊與那些盜賊。何塞荷拉多上校指派塞拉諾為農場的保安隊長，他的哥哥帕德羅作為助手。聖地亞哥和他的助手卡巴爾率領的阿祖卡雷拉糖廠的保安隊，不負責理路易斯塔農場的安保工作。這個保安隊，共有75人，他們專門負責檢查偷盜行為與縱火行為，這是當時威登農場甘蔗種植業的主要破壞行為。

尼諾阿基諾指派他的堂弟卡斯特羅審查農場技術人員與工人的名單，卡斯特羅後來成為農場的經理。工人們非常意外他們還可以留在農場繼續工作，他們原以為會有50%的工人將被辭退。外祖父在很早的時候就與農場新的管理層開會磋商，要保證良好的勞資關係，他說「我們都是菲律賓人，你們不會再為西班牙人工作，我們要比西班牙管理者做得更好，把農場管理得更好。」

聽了老闆兼岳父的這一番話，尼諾阿基諾明白了他的責任，尼諾·阿基諾，即貝尼尼奧·阿基諾（Benigno Simeon "Ninoy" Aquino, Jr., 1932年11月27日—1983年8月21日），他是科莉·



許寰哥的丈夫，菲律賓政治活動家。費迪南德·馬科斯總統施行軍事管製法時期，他是主要反對黨領袖。1983年從美國流亡歸來，抵達馬尼拉機場時被暗殺。此次事件，成為1986年菲律賓「人民革命運動」的導火線。

他要管理好來自附近十個鎮的數千名個人，這些工人在5000多公頃的甘蔗地裡幹活。

「尼諾非常敬愛父親」科莉阿基諾回憶說，「實際上，他總是說，『當然，我也愛我的爸爸，但是很遺憾他沒能與我們長久生活。』」尼諾姨父一直說他與我外祖父（即他的岳父）一起生活的時間比他與自己親生父親一起的時間長得多。在他15歲時，他的親生父親就去世了。他非常崇拜他的岳父，認為他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很安靜的人，絲毫沒有一個企業家的光芒，但他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與弟弟們推動了帕基基蔗糖工業的發展，他參與創建了第一家菲律賓人的商業銀行。他說外祖父不僅有遠大的夢想，而且是一個偉大的實幹家。天下英雄惺惺相惜，我的外祖父也很欣賞他的這個能幹女婿，年紀輕輕就能擔當重任，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從無分歧。尼諾姨父不僅與外祖父相處融洽，而且他與其他的連襟兄弟也關係和睦，包括與我的父親諾寧·雷耶斯這樣不善言辭的人，他們也很談得來。我想我的父親很開心他有姨父這樣的朋友。我的父親在1982年去世，父親去世後，姨父他就立即飛往達拉斯安慰我的媽媽，他總是那樣樂於助人，這大概就是大家相處融洽的秘密。事實上，尼諾姨父曾經希望科莉小妹帕茲的丈夫伊納斯托·張百哥成為他的助手。

（〇八四）

諸法無我

蔡富華書

以字會友